

銀冰鞋

瑪利·杜吉著

李葆真譯



銀冰鞋

瑪利·魯賓遜

陳 冠 中 譯





銀 冰 鞋

[美]瑪利·杜吉著

李葆真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8 •



Mary Mapes Dodge
Hans Brinker or The Silver Skates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New York

銀 冰 鞋

[美]瑪 利·杜 吉著

李 葆 真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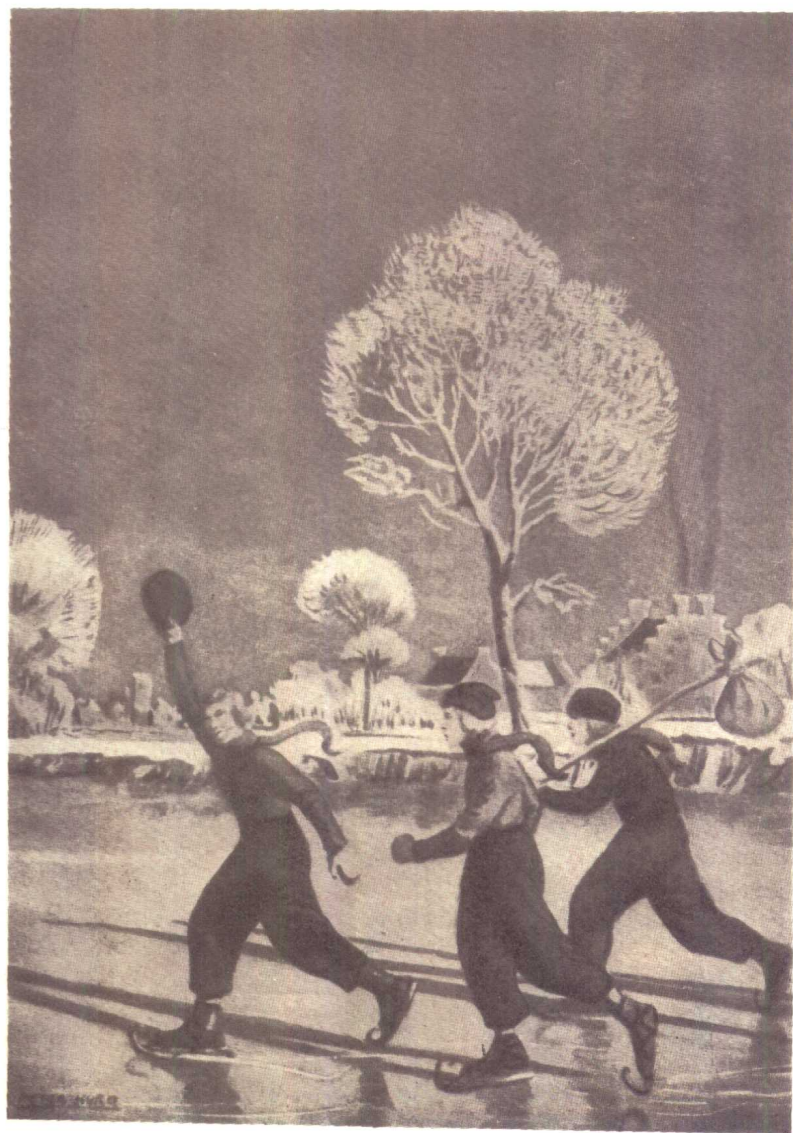
書号 1588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張 8 11/16 插頁 5 字數 197,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3,500 定价(6) 1.10元





目 次

第 一 章	汉斯与葛丽特尔·····	1
第 二 章	荷蘭国·····	5
第 三 章	銀冰鞋·····	12
第 四 章	汉斯与葛丽特尔找到一个朋友·····	17
第 五 章	家里的阴影·····	23
第 六 章	阳 光·····	30
第 七 章	汉斯实行了自己的主意·····	34
第 八 章	介紹雅各·浦特和他的表弟·····	38
第 九 章	圣尼古拉节·····	44
第 十 章	男孩子們在阿姆斯特丹所見所为·····	52
第 十 一 章	大狂热与小怪癖·····	60
第 十 二 章	赴哈倫姆途中·····	67
第 十 三 章	一場大禍·····	70
第 十 四 章	汉 斯·····	74
第 十 五 章	几个家庭·····	79
第 十 六 章	哈倫姆——小朋友們听琴·····	86
第 十 七 章	有四个头的人·····	91
第 十 八 章	患难中的朋友·····	96
第 十 九 章	河上风光·····	102
第 二 十 章	雅各·浦特改变旅行計劃·····	109
第 二 十 一 章	克里夫老板和他的菜單·····	116

第二十二章	“紅獅”要吃人·····	119
第二十三章	出 庭·····	130
第二十四章	被圍攻的兩座城·····	133
第二十五章	星 頓·····	138
第二十六章	林中宮殿·····	144
第二十七章	王子商人和公主姐姐·····	146
第二十八章	海牙的形形色色·····	158
第二十九章	安息日·····	164
第三十章	回家途中·····	167
第三十一章	男女小朋友·····	171
第三十二章	生死关头·····	176
第三十三章	葛丽特尔与希尔达·····	182
第三十四章	觉 醒·····	189
第三十五章	骨头与舌头·····	192
第三十六章	新的恐慌·····	195
第三十七章	父亲复元·····	199
第三十八章	一千块钱·····	203
第三十九章	几个小鏡頭·····	208
第四十章	寻找工作·····	212
第四十一章	神仙教母·····	216
第四十二章	神秘的銀表·····	222
第四十三章	一个发现·····	229
第四十四章	溜冰賽·····	237
第四十五章	茅舍里的欢乐·····	253
第四十六章	湯姆斯·海格士神秘的失蹤·····	260
第四十七章	普照的阳光·····	263
第四十八章	結 局·····	267

第一章

汉斯与葛丽特尔

好久以前一个晴明的十二月清晨，两个衣裳單薄的孩子正跪在荷蘭国一条上了冻的河沿上。

太阳还不曾出来，但灰暗的天空在近地平綫的地方已經分开，它的边緣上耀射着紅通通的朝霞。大多数的好荷蘭人都还在睡着宁靜的早觉；甚至于那位了不起的老荷蘭人斯鐸浦罗士先生，也还“高臥未起”。

时不时地一个乡下大娘，四平八穩地頂着一籃滿滿的东西，从玻璃似的河面上滑溜过去；再不然，一个进城上工去的健壯小伙子，一路风驰电掣地向前行进，还对这两个打哆嗦的孩子扮一个善意的鬼臉。

这会儿，这一兄一妹（原来他們正是手足）正在費勁地喘着拉着，仿佛在脚上縛牢什么东西似的——断然不会是冰鞋，只是粗笨的厚木板，下面削窄鉋平，上面鑽了洞眼，再穿上生皮筋的东西而已。

原来这些怪模怪样的东西正是汉斯这孩子亲手做的。他的媽媽本是一个貧苦的村妇，穷得連替孩子們买一双象冰鞋这一类东西的念头都不曾起过。粗笨尽管粗笨，它們可就帮助孩子們在冰上度过不少快乐的光阴；如今，当我們的荷蘭小朋友們用冻紅的手指在拉着鞋帶的当儿——他們一本正經的臉儿紧靠在膝盖上——并没有那得不着的鉄冰鞋的影子来扫他們的豪兴。

一轉眼間男孩已站了起來，大模大樣地雙臂一揮，隨意喊了一聲“來呀，葛麗特爾，”便輕易地滑過河去。

“唉，漢斯，”他妹妹悲聲喊着，“我這一只腳還沒弄好吶。這几根皮帶在上个集市日就把我的腳磨破了，現在再要把它結在老地方我簡直受不了。”

“那麼你結高一點就是了，”漢斯答，也不朝她看一眼，自顧自在冰上溜了一套精彩的所謂翻絞絞的花步。

“我怎麼能够呢？帶子太短啦。”

吹了一聲善意的荷蘭式口哨，那個口哨，用英語來說，就是女孩兒真是麻煩人的家伙，他便朝着她滑了過來。

“葛麗特爾，你既然有一雙結實的皮鞋，偏要穿這一雙，真是傻透了。你的木頭鞋也要比這雙好些呀。”

“怎麼哪，漢斯！難道你忘了嗎？爸爸把我的漂亮新鞋給扔到火里去啦。我還不知道他干了甚么事，鞋子就在通紅的泥煤中間燒卷了。我穿這一雙鞋還能溜冰，穿木鞋就不成。你當心點——”

漢斯從口袋里掏出一條細繩。他一面哼着一只曲子，一面跪倒在她的身旁，然後用了他那只強壯年輕胳膊的全部力量，開始替葛麗特爾綁扎冰鞋。

“哦唷！哦唷！”她痛得直叫喚。

漢斯不耐煩地一扯，把繩松了開來。他很想擺出真正大哥的架子把它往地下一擲完事，要不是他剛瞥見他妹妹的頰上淌下一粒淚珠。

“我來給你弄——別愁，”他說，忽然變得溫存起來，“但是我們一定要快點；媽媽就快需要我們啦。”

然後他帶着探索的眼光往四下里看了一轉，先望望地下，其次望望他頭頂上的一些光禿禿的柳樹枝，最後又望望那如今已

經燦爛奪目一片有藍、有紅、有金黃色的天空。

一看这几处都沒有可以滿足他需要的東西，他的眼睛忽然閃亮了一下，好像一個胸有成竹的人一樣，他一把抓下自己的帽子，拉下那破破爛爛的夾里，拿來做成一個平平整整的墊子放在葛麗特爾的爛鞋上面。

“喏，”他得意地喊着，同時用那凍僵的手指尽可能快地把帶子理好，“拉拉緊你受得住麼？”

葛麗特爾抿起雙唇好像說“讓它痛吧，”但不曾再答話。

再過一会儿他們都已放聲笑了，只見他們手攙手地沿河飛去，決不想一想那冰是否承受得住，原來冰在荷蘭國通常是一冬也不解凍的。它以一種堅決不移的態度在水上生了根，決不會因為太陽照得猛烈一點就變薄了或動搖了，它的實力一天比一天雄厚，而且對每一綫陽光都閃耀着挑戰的光芒。

沒一会儿，漢斯的腳下發出了“咕噉！咕噉！”的响聲。接着他的步伐也越來越短，常常猛然頓住，最後他一個仰八叉跌倒在冰上，雙腳在空中踢出了許多奇怪的花樣。

“哈！哈！”葛麗特爾大笑着，“跌得好！”但是在她那粗陋的藍茄克衫里面却有一顆慈悲的心在跳躍着，因此，她儘管笑，却輕盈地一滑滑到了她臥倒的哥哥身邊。

“你跌傷了麼，漢斯？哦，你還在笑哩！看你捉得到我”——於是她翩然溜去，已經不再戰抖了，只見她的雙頰紅亮，眼睛里也閃灼着高興的光輝。

漢斯一跳起身就快步來追，但要捉到葛麗特爾却不是一件易事。她還不曾滑了很遠，她的冰鞋也開始嗞嗞地响了起來。

相信還是小心為妙，她忽然轉過身來，一跳躍就穿進了追捕者的懷抱里。

“哈！哈！我逮到你了！”漢斯喊着。

“哈！哈！我逮到了你，”她答，掙扎着要脫身出來。

正在這會兒他們聽見了有個清晰而急急的聲音在喊“漢斯！葛麗特爾！”

“媽媽喊啦，”漢斯說，立刻面容嚴肅起來。

這時候河面已經被太陽照得金光閃閃。純潔的新鮮空氣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溜冰的人數正在漸漸增加中。服從命令的確有點困難。但葛麗特爾與漢斯都是好孩子；一點沒有向留連片刻的誘惑屈服的意思，他們立刻拉下了冰鞋，還留下一半的帶結不曾解開。方闊肩膀和一头蓬鬆黃髮的漢斯，象座高塔似地攜着藍眼睛的小妹妹步行回家。他十五歲，葛麗特爾只有十二歲。他是個身強力壯的小伙子，有一雙誠實的眼睛，還有好象標志“內心良善”的兩道眉毛，跟荷蘭小型涼亭在門楣上貼着格言一樣。葛麗特爾既輕柔而又敏捷；她的脾子裡有種閃爍不定的光輝，你要看她的腮幫子，那顏色有深有淡，就好似風吹動了一片盛開的紅白花儿一般。

孩子們從河上一轉身就可以看得見他們家的茅舍了。他們那高高個兒的母親，穿着裙子和茄克衫，還戴着緊緊可頭的帽子，站在門框彎曲的大門口，看起來就象一幅畫圖似的。哪怕茅舍遠在一哩之外，看起來也仿佛就在近處。在那平坦的國家里，遠處的每一樣東西都現得清清楚楚；鷄看起來就和風車一樣分明。真的，如果不是那些海堤與運河大堤，一個人差不多能在荷蘭中部的任何地方一眼看到“邊遠的地方”，中間看不見一丘一嶺。

沒有人能比布林喀爾大娘和听了她的呼喚如今正喘吁吁跑來的兩個孩子更有理由知道這些堤壩的作用了。不過在說明原因之先，讓我請你乘着搖椅跟我上那遙遠的國家去游歷一趟，你或許可以破題兒第一遭看見一些希奇古怪的事情，但却是漢斯和葛麗特爾天天看慣了的。

第二章

荷 蘭 國

荷蘭國是天底下最奇怪的国家之一。它其实應該称为古怪國或矛盾國才对，因为差不多在每一件事上它都是跟世界其他各处不同的。首先，它國內大部分地区的地势要比海面为低，因此他們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人工，起建了工程浩大的海堤或者防浪堤，来管住海洋，不使它越出範圍之外。沿海某些部分的海水有时会以它的万鈞力量向內陆冲来，为了抵御那种压力，那个可憐的国家簡直搞得心力交瘁。有时海堤坍塌了，或者涌出一个漏洞，那么就要发生最慘不可言的結果。这些海堤又高又闊，有的堤頂上还布满了房屋和树木。堤上还甚至于修了良好的公路，行在上面的驃馬可以俯視路旁的村舍茅屋。航船的龙骨往往比屋頂还要高。在屋脊对子女呢喃的鸛鳥可能覺得她的窩巢已經高出了危險之外，殊不知在鄰近蘆葦里呱呱叫的青蛙还比她更接近星辰。水虫儿在烟肉上作巢的燕子的头上面跳来跳去；楊柳仿佛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因为它們再高也高不过附近的蘆葦。

各处可以看見溝呀，河呀，池呀，江呀，湖呀。尽管高高在上却不干燥，它們在阳光的照耀下，几乎夺取了所有的熱鬧和营业，大有瞧不起那展伸在它們旁边的潮湿耕地的神气。人們禁不住要問，“哪一部分是荷蘭——岸上呢，还是水里？”那本應該只生長在陆地上的青枝綠叶，不知怎么阴錯阳差倒在魚池里扎上了根。事实上，整个国家很象浸透了水的一种海綿，或者象英国詩人巴特勒所說的，

一片国土，象抛锚停泊似的，
老百姓不是住家，只是上船。

人們生在河船上，長在河船上，死在河船上，甚至于还在河船上辟了花园。一座座农家的房屋，屋頂象一些拉到眉边的低垂大幅似的，以一种提衣卷褲的神气用木腿站立着，好象在說，“我們只要能够，是打算弄得干松松的。”就是驛馬也都在每一只蹄上裝着一具可以使它們免陷泥沼的闊木凳。一句話，各处的地勢都表明了是鴨子的天堂，是夏天赤足男女儿童的乐园。正好蹣水呀！駛小船呀！划船，捉魚，游泳呀！只想一想水池一个接一个象鏈子似的，人們可以一整天在里面放小船而不必走回头路！但是够了。再講下去恐怕全美国的儿童都会一窩蜂赶到須德海去了。

荷蘭的城市乍一看仿佛是乱紛紛長滿了房屋、桥梁、教堂与船舶的莽叢似的，那檣林、尖頂和树木便是发出的枝椏。有些城市的船只跟馬一般系在主人們的門柱子上，从上面的窗口接下要远送的貨物。做母亲的往往銳声喊着洛底維克和凱賽不要在花园的門上蕩秋千，免得淹死了！那儿的水道要比普通的公路和鐵路更多；不大流动的綠油油的水溝形成的水圩，圍护着公园、新辟的土地和花园。

有时漂亮的青青的树籬也可以看得見；但象我們美国所有的柵欄在荷蘭国却很少碰到。至于石砌圍牆，一个荷蘭人只要听見这种意見就会举起双手来表示惊异。除了那些从其他国家运来加强并保护海岸的巨石之外，那儿根本没有石头。所有的小石块与小石子，如果有的話，仿佛都嵌进了人行道或者都快消蚀光了。有着强壮与敏捷胳膊的男孩們，能从圍涎巾的时代起到長滿了胡須的时候止，从不曾找到过一个可以用来激起波紋

或惊走兔子的小石块。水道其实就是縱橫全国四通八达的运河。这些运河有大有小，从成为世界奇迹的偉大北荷蘭航行运河起，到一条男孩可以一脚跳过去的小运河为止。叫做 trekschuiten 的水上公共馬車，不断地在这些水路上来回駛行，運載乘客；另有叫做 pakschuyten 的水上貨車則是用来運輸燃料和商品的。不是青青的田野小徑，而是一条条碧澄澄的运河，由地里通到谷仓，由谷仓又通到菜园；至于称为 polders 的田地无非是把水排泄干了的大湖而已。有几条最熱鬧的大街是在水上，而許多郊区公路反而是用磚头鋪的。在市区里航行的小艇，滾圓的后梢，鍍金的船头，还有油漆得很花哨的兩舷，跟天底下任何其他船舫都不一样；至于一輛荷蘭四輪馬車，連同它那根滑稽的小弯柱子，更是神秘中神秘莫測的东西。

“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乐观先生嚷道，“那些居民永远不会口渴了。”但是不然，古怪国还是要古怪到底的。尽管海水冲着要进来，湖水掙扎着要出去，还有漲溢的运河、大江、溝渠什么的，可是还有許多地区沒有可喝的飲水；我們的可憐荷蘭人只好干着，或者去喝葡萄酒和啤酒，再不然就派人到內地的烏特勒支或其他得天独厚的地方去取那比亞当还古老，然而跟晨露一样清新的宝貴流体。誠然，有时候，居民如果有东西盛接也可以喝到天降的雨水；但通常他們都象柯尔里芝有名長詩“古舟子咏”里被海鳥追逐的水手們一样——他們看見

水，水，到处是水，
可是能下咽的一滴也无！

張着巨大翼翅的风車全国皆是，看起来就象一群一群剛剛落下的大海鳥一样。人們随时随地可以看見滑稽透頂的树木，修剪

成古古怪怪的形狀，樹幹油漆成耀眼的白色、黃色或者紅色。馬往往是三四并駕齊驅的。男男女女和小孩都穿着沒後跟的木頭鞋壳托壳托地走來走去；找不到愛人的乡下大姑娘可以拿錢雇傭男子陪她們到集上去；一對對的夫妻相親相愛地順着河沿并肩前進，挽着他們的水上貨車去趕集。

荷蘭的另一個特點是沙丘。它們在沿海某些地區簡直多得數不清。過去它們常被揚起的巨大暴風沙刮到內地去，後來人們在沙丘上種植了粗野的蘆葦草和其他植物後才把它們管束住。因此，再加上一件古怪事，庄稼人有時候得從地面向下挖才能找到他們的土地，而在起風的日子往往一陣干雨（沙）又會把在一星期陽光下剛才蒸得滋潤的田地掩蓋起來。

在另外一方面，荷蘭的許多古怪地方却只足以證明人民的節儉美德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全世界沒有哪個地方比這個又漏又濕的小國家的園地更肥沃更精耕細作的了。沒有一個民族比那些安詳的、態度消極的居民更為英勇的了。在重要的發現與發明方面很少國家能和它分庭抗禮；沒有哪一國能在商務、航海、學術與科學方面超過了它的——或者在促進教育與獎勵慈善事業方面作出過這樣高貴的模範；也沒有哪一國按着區域的比例比它在公共事業方面花費了更多的財力與人力。

荷蘭有它的記載着大名鼎鼎的杰出男女的輝煌史書；它的忍耐、反抗與勝利的偉大歷史記錄；它的宗教自由，它的開明事業，它的音樂以及它的文學。它被稱為“歐洲的戰場”真是名不虛傳，同樣確切地我們也可以當它是世界的避難所，因為每一個國家的受壓迫者都會在那兒找到了庇護與鼓勵。如果我們這些說到頭與荷蘭人也不無血統關係的美國人，能夠笑話荷蘭人，喊他們為人類海狸，又暗示說他們的國家說不定哪一天會順着高潮漂走，我們也可以感覺得驕傲，說他們已經證明他們自己都是

些英雄，只要还有一个荷蘭人存在，他就会抓住他們的国家决不讓它漂走。

据說荷蘭国至少有九千九百架大风車，风帆長自八十呎到一百二十呎。它們是用来鋸木、捶麻、碾粉，和进行許多別种工作的；但它們主要的用途是把低地的积水抽到运河里去，并且防禦那常常会使全境变成澤国的內河的泛濫。据說他們每年用在这一方面的經費达到一千万美元之多。大风車具有非常巨大的力量。它們的巨大圓塔，有时就矗立在工厂建筑物的中間，大塔上面还有一个小塔，上头越来越小，形成跟圓錐帽子仿佛的一个屋頂。在这个上层塔基的周圍造了一圈有欄干的阳台，那被四片背面有梯的巨大风帆轉动着的軸心，就高高的突出于阳台之上。

許多风車都非常簡陋，似乎极端需要美国人的“改进”；但有些新式风車确也非同小可。它們在構造中裝置了一种巧妙的机关，能使那些风扇，或者翼翅，絲毫不錯地对准风的方向，因而发出正合需要的力量。換句話說，司风車的人員可以放心打个盹，肯定知道他的风車在他醒来以前自会研究风向而且自会尽量加以利用。若是稍有一点微风，每一片风帆就一定会自动张开以吸收最微弱的风力；但万一刮起大风，它們就会象含羞草的叶子一般，一碰就閉縮了起来，只給它半个能轉动的机会。

阿姆斯特丹有一所叫做銼監的古老監獄，因关在里面的窃賊和流浪者都干着銼木头的工作而得名。这監里有一个專門应付懶惰犯人的牢房。在这一間房里，一个拐角上是一具排水的唧筒，另一个角上是个不断涌进水来的洞眼。犯人可以隨意選擇，或者站在那儿等水淹死，或者为了活命而把水不断排泄出去，直到管牢的釋放他时为止。在我看来，大自然在荷蘭全国也大規模地給人們預备了这个解悶的小玩意儿。荷蘭人一向就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干着排水的工作，而且可能必須繼續如此做到